

廖恩燾著

嬉笑集

校正本



嬉笑集

重印嬉笑集自序

蓋自過河卒仔，提倡白話教科，串戲師爺，
結束黃疤射利。廣東音特別，外江佬畫耳埋牆，
外江音更差，廣東佬開喉撞板，共你講多徒氣，
成班鬧咁拉泥，惟有招銘山半面琵琶抱嚟靚，
密解心唱到够，呂拔湖八股文章講起，秀才笑
口合唔埋，眼軌轉風，毛管出火，隻隻山歌對答，
既客家村，枝枝河調流傳，又水鬼氹，監人賴厚，

索油蓬鬼咁滋油，够佢樓幽，鍊體操魄不附體，
點似不時拈本讀，咪怕蛇春咁長，立刻消痰痰，
明知狗屁係辣，拜佛先睇佛面，賣花總讚花香，
作者珠海餘生，住近柳波涌畔路，見過泮塘皇
帝，微臣足領尿褰，充埋大良斗官，老友慣打牙
較，排啱廣噪，諦成律詩，一片婆心，唔算跋西遊
怪記，幾番公認，就算補北夢瑣言，冇摩囉拍柵
肉酸，比亞運洗鑊乾淨，能聞能舞，非屎桶中關

六國吞埋攞吓鬚，安心咁就着龍袍，
收齊爛鐵燒銅像，堆起新書透火爐，
過海點嚟求味藥，當天重去貼張符，
既然慌到江山秣，生仔唔該叫亞胡。

漢高祖

荷包冇貨重招呼，外父公真眼色高，
皇帝着條龍打種，功臣當隻狗搵毛，

亂嚟射尿淋人帽，
詐去疴屐避把刀，
唔係打蛇隨棍上，
江山點得到佢撈。

幾句歪詩大砲車，
唔通咁就嚇人咩，
老婆惡馬封親戚，
野仔真狠食伯爺，
用到軍師疴削屎，
做成皇帝笑依牙，
霸王已自烏江喪，
邊個同佢揸手瓜。

楚項羽

聲大條腰又咁粗，殺人放火亂糟糟，
惡爺點忒嚟去架，病佬唔啱就啲煲，
兩隻公婆流出尿，八千人馬剩揸毛，
吟詩睇白吟唔甩，跑到烏江就一刀。

蕭何

一入咸陽屎眼鬆，攞埋數簿去充公，

出身咪笑衙門仔，發脚嚟追褲襠蟲，
幾隻武牛唔忿氣，成班獵狗咁爭功，
若然皇帝唔開口，打到登時亂晒籠。

張良

濶官散盡咁多資，只恨龜公死得遲，
執起草鞋交伯父，落埋蚊帳做軍師，
慣孖皇帝撐枱腳，怕見行家剷地皮，

重估鍊仙唔食飯，
原來借意就趨之。

韓信

單單婆妯眼睛開，
棍咁光時冇睇衰，
點忿低頭捐褲襠，
分明打手上雷台，
相爺趁勢吹多句，
老將登時震起噪，
咪估書錐唔識相，
果然黑狗就當災。

陳平

劈落書包就帶兵，
亞哥綠帽戴唔成，
生嚟刺壳雞春靚，
重比癡金狗屎腥，
猪肉分勻唔過秤，
龜頭縮住咁零槩，
若然唔得周丞相，
撞板當堂撞到清。

范增

老貓燒刺幾條鬚，
悔恨當年眼有珠，

濕水馬騮唔過玩，爛泥菩薩點能扶，
明知屎計專兜篤，重想孤番再殺鋪，
一自鴻門佢錯過，神仙有幾亦難箍。

朱虛侯劉章

唱到耕田個隻歌，幾乎嚇壞老虔婆，
後生叻馬真唔錯，先帝從龍削嘅多，
輸刺著棋帮手殺，認清堆草直頭鋤。

幡竿若有人担起，
點敢憑空指鼻哥。

周勃

把嘴輸入幾咁僵，
誰知老實好商量，
碰喺皇帝嚟查帳，
逼住將軍要落箱，
馬桶削清孖口呂，
龍舟唱罷大喉章，
縱然蕭位平哥想，
執定行頭佢上場。

李廣

掛帥當年咁走紅，而家逃沒白鬚公，
失魂烟杠高聲喝，倒運將軍詐諦聾，
醉到真猫衰碰特，射來假虎硬開弓，
江山打咗畀人坐，算命唔該話佢窮。

秦二世

够之大癮火麒麟，呢件龍袍重幾新，

未必乖哥唔識鹿，果然大監係創鵠，
一堂鼻涕真衰仔，二世頭銜咁嚇人，
點估江山全送晒，亡秦應在亞胡身。

項莊

酒席開齊眼火紅，舞刀想送亞劉終，
急茄詐後知高帝，通水趨先怨老宗，
馬屁個班嚟救駕，牛精呢位點成功，

卒之自刎烏江死，樹倒猢猻捉入籠。

再論秦王子嬰與趙高

壞極唔曾咁冇渣，原來壞在個巴巴，
築城重估黎消煞，生仔唔知會敗家，
隻鹿俾人安做馬，條龍到佢變番蛇，
宮中有種都洌雜，甩芋番瓜染狗屌。

樊 噲

病到昏君咁逃堆，呢回使也震如雷，
創春大肱黎橫枕，碌眼胡鬚打直吹，
馬脚咪仍抽靚仔，猪頭點重記乾杯，
唔因捺住條裙帶，老命幾乎變左灰。

賈 誼

瞳人賴尿也來由，唔講治安有咁惱，

皇帝生蠃猫入眼，先生亂吠狗開喉，
扑齋雖係長沙賤，奉旨都還便殿睭，
若果至尊仍避席，呢鋪牌要再拈籌。

嚴光

釣魚釣得咁沙塵，樓塊羊皮重幾斤，
皇帝孖鋪真濶佬，先生反馴係星君，
偶然搗被拆開口，有箇開窗屹起身，